

一个留学生浪漫的异国奇遇 ·····

神圣港

——波罗的海四十天

吴珺 著



学林出版社

神圣港

——波罗的海四十天

吴 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圣港：波罗的海四十天 / 吴珺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

ISBN 7-80668-020-9

I . 神… II . 吴… III .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747 号

神圣港——波罗地海四十天



作 者	吴 珺
责任编辑	成 江
封面设计	早早美术设计工作室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上海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商务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5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5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020-9/I · 3
定 价	16.80 元

我知道，当我把 CD 装好，按下 Play 键的刹那，就会有清风拂面，有碧波缓缓在眼前漾开；波罗的海的晴空艳阳、白帆轻浪便会随风而至，山水迢迢飞到我身边，带给我瞬间超越平凡生活的奇妙感受。



前言——阳光灿烂的六月午后

阳光灿烂的六月午后，我坐在波鸿的学生宿舍里，拉上暗红色窗帘，让柔和凝重的光与影在小屋里静静交织。Rod Stewart 则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无限深情一遍遍低吟着那支随时随地都会令人听之动容的老歌。

我知道，当我把 CD 装好，按下 Play 键的刹那，就会有清风拂面，有碧波缓缓在眼前漾开；波罗的海的晴空艳阳，白帆轻浪便会随风而至，山水迢迢飞到我身边，带给我瞬间超越平凡生活的奇妙感受。那种梦幻心情，正如歌中所唱：“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我飞翔着，飞翔着，鸟儿一般穿越天空），这完全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种自由与解脱的心声，只要你也同样“Sailing”（风帆）过，你就会明白。

目 录

1 前言 — 阳光灿烂的六月午后

1 飞翔的奇迹 — 我想告诉你

10 北上神圣港 — 疯鸟行

20 远嘴面包远看风景 — 超葫芦画瓢

37 “海鸥”与“巨石”

61 在人群中，我反而往往倍感寂寞

74 真的很困了，先睡吧

96 波澜情绪

134 心情一好人放松

145 遥远的人，遥远的事

151 物梦重温

173 美丽欢笑的启航

187 那薄薄的传真纸

208 这是我第一次在电脑上长篇大论

220 跑什么，前面不是一样有雨吗？



230 我必将还之以奇迹



235 为自己打工



243 后记



我第一次走进那个遥远陌生的海边木屋，去见那个陌生人。那天上午，天空中布满低低的阴云，漫步在遍地荒草的海滩边，我迎风偏过头，望着写满风霜的脸上那对灰色眼睛，问：“你满意现在的生活吗？”



飞翔的奇迹——我想告诉你

一年半前，我远渡重洋来到这没有一张熟悉面孔的异国他乡。千山万水之外的欧洲，繁华、精致，弥漫着优雅古典的脉脉温情，随处可见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是多少国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找到了飞翔着的自由感觉，相反，生活并无浪漫可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迷茫。

然而，终于有一天，让心飞翔起来的奇迹，还是发生了。之所以称为奇迹，是我看见了它带给我的光彩。比如现在，我依然坐在这间方寸大小、有着彩绸伞和塑料花的屋中，却再也没有了井底之蛙的迷茫无措与浮光掠影的哀哀怨怨。我正承受着一次脱胎换骨的阵痛，并被即将出现和已看见的无限风光所振奋。

今年一月回国前某个无聊的晚上，我在英特网上偶尔发现

了一个“仿佛若有光”的小洞。于是，武陵人最初的奇遇开始了。在漫无目的中，我无意来到一个跟旅游有关的德语网站，在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寻人启事”中看到了这样一则广告：“你们好，我想在岁末年初去中国旅游。我的一个朋友现在住在上海，那儿将是我的起点站。其它去处还没定，可以到时候再商量。如果有人愿意同行，或者与中国有关系，请与我联系。我今年四十五岁，能说马马虎虎的英语。任何人的来信我都欢迎。”

天性中对事件发展的敏锐预感，以及对文字所传达出的信息促使我给他写信。我的话很简单：我是中国人，在这里念书，马上要回国一趟；喜欢旅游，各地也有些朋友，愿意与他同行。在我敲下他 Email 地址时，看见里面有个单词叫做“风帆学校”。那是一个离我们普通人生活太遥远，远得你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去接触的词。我当时注意到了它，不过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将是柳暗花明的开端。

在我打点行装准备回家的前两天，才收到了他的回信：“太迟了！我刚从中国回来！如果你愿意，随时欢迎到我这儿来作客，让我们相互认识了解。也许明年这时，可以与你结伴同行。我真的被你们国家——那个神奇的地方深深迷住了，明年冬天肯定会再去的。”

我很开心，不仅因为找到了可能的旅游伙伴，还因为有人说喜欢我的国家。他把“你好”两个字用汉语拼音大大地打出来，让人能想象到他诙谐并充满诚意的笑容。

在印象里，日耳曼民族是傲慢冷漠、自大优越的。到了异国他乡，原先只有在奥运会之类场合下才会怦然跳动的一颗中国心便能真正显露出来。我的某根神经过分敏感与挑剔一直在小心翼翼保护着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不受伤害，以至于一年过去也

没觉得有什么真正可交的德国朋友。而那个英特网上无影无形、面目不明的人却让我倍感亲切，他字里行间洋溢着的“着迷”。他信里附着个人网址，我很好奇地看了。知道他住在德国北部波罗的海边那个叫“神圣港”(Heiligenhafen)的小城里，开了一所风帆学校。“神圣港”是我的意译，通常的音译是“海利根哈芬”。到现在，我都觉得，不会有任何一个词比“神圣港”三个字更配这个地方了。

那个从网上走来名叫 Ralph 的人，是风帆学校的校长。流行的说法叫“老板”，而我更愿意用“校长”这个词。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教会你真善美，把你自己的早已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潜力与勇气发掘出来的地方。

我们匆匆见了一面，作为相互认识——在妈妈的陪同与“护卫”下，我第一次走进那个遥远陌生的海边木屋，去见那个陌生人。那天上午，天空中布满低低的阴云，漫步在遍地荒草的海滩边，我迎风偏过头，望着写满风霜的脸上那对灰色眼睛，问：“你满意现在的生活吗？”“非常满意，因为我有喜欢的可以干一辈子的职业。其实，不一定是职业，只要生活中有一件值得你为它集中全部精力去做的事，就令人满意了。等我老到不能教人风帆的时候，我就会去写书，全身心投入地写，也会觉得心满意足。”我把这些话原原本本翻译给身边的妈妈听，她点了点头。

下午，天气好起来，有了阳光，我们便一起坐上了帆船。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扬起风帆。那天，Ralph 还买了顶白色的船长帽送我。所有的人都说：你戴着真好看。

接下来，我们互通 Email。每一次，他都会附上在木屋窗口拍的“海上日出”。那阵子，好像我的运气接踵而至。在科隆交易会做翻译时结识的一个生意人用极豪华的宝马车带我去看瑞士意

大利的雪山湖泊，并把价值有六千马克的一张赴港机票轻易相送我；这张机票相当于我在德国的大半年生活费，不知要挂几万件衣服才能挣得来的。我第一次知道，宝马车里有卫星导行系统，如坐飞机那样舒适。临行前我写信向 Ralph 告别，告诉他有人请我去广交会当翻译。他回信说：“你看，生活真的待你不薄，意大利，香港，你总有一天会周游世界的。尽情享受生活给你的馈赠吧！若有不如意的时候，神圣港会永远欢迎你！因为这里有个人，为能成为你的朋友而自豪。”

一周后，我从国内回来，写信对他说：“我也知道，我的国家是还有很多不尽人意、暂时无法改变的地方，可那毕竟是我的故乡。我很难过，请我去的那人不喜欢那里。”

他说：“我也很遗憾。可中国不是令人在短时间就能了解她的。那些生意人整天奔波辗转于大都市中，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把眼光投向更深的地方。我有幸能透过很多负面的地方发现中国人的魅力，也正是如此，才决定再一次去那里，因为还想发现得更多……关于对故乡的感情，我也深有体会。我曾在南德的弗莱堡（Freiburg）上过两年学，在那里，特别想念波罗的海的景色和海风。故乡对我影响至深，她陪伴了我的童年。我需要这里多变的天气，也许，昆明那样四季如春的地方反而会让我觉得单调不适应。尽管如此，心里还是一直存着对大千世界的好奇。这也就是我每个冬季都要出门旅游的原因。……风帆学校是我的世界，已有很长的历史，我也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人。如果你能再来拜访，我会很高兴。不过，我每天有很多工作。当然，我会尽量抽时间陪你，但我还要对我的学校负责。最好能这样，我免费请你参加风帆培训，你也可以对我的工作有真正的体验，并在我的世界里认识更多的人。到时我们便能成为很好的搭档，

一起去中国旅游。你不用再带礼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把你的时间与关注送给了我，并愿意像我一样，从彼此身上学习，给对方带来欢乐……”

这是个我只见过一面，通过不到十封信的人写的话。我怀着感激，把那些德语原文逐字逐句不掺任何水分直译出来，并又一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的这些信，包括当初那个登在网上的“寻人启示”，都被我小心翼翼地备份，作为一生的珍藏。

于是便有了我的波罗的海四十天。我是他风帆学校创立以来唯一的中国学生。从我去的第二天起，日日飘扬在学校里的旗帜，就被他不声不响换成了中国国旗和杏黄龙旗。并且，还被他拍成照片，放在网页上，让远离故土的我，让学校里的所有学生，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看见，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德国小城波罗的海的上空。

他对我说：“我这里永远欢迎你，并且你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虽然只有我自己才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依依不舍，六周后，我还是从蓝天碧海间回到了波鸿十二平米的小屋。这四十天，让我真的学会了很多很多，包括“割舍”。以前，看见喜欢的花就想摘回家；后来，学会了去体会这样一种诗意境界：弃船而去，千山万水之后再“踏月而来”，听“涛声依旧”，问“这一张旧船票，是否还能登上你的客船？”；而现在，我终于有了更深更彻的感悟，再也不会为失之交臂的东西耿耿于怀了。就好像我不是不喜欢繁华舒适的德国，不是不喜欢这里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古堡宫殿、浪漫山河；……可我终于还是下决心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哲学即是一种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四处寻找自己的家园。”这不是一个难懂的高深哲理。一个没有自己家园、四处流浪的人，怎么可能心安理得无忧无愁过上一辈子？这一点，我已

经深有体会。出生在昆明，六岁起生活在南昌，十八岁起生活在上海，刚到德国一周半的那个周六正好是二十五岁生日……由于我只会说普通话，在上述的任何一个城市中都会被人视作“外地人”，所以心中一直存有林黛玉在贾府中所承受的类似心理压力。别人的家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你可以羡慕，可以参观，可以学习反省，可以“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但你不可以破坏，不可以甘当食客、赖着不走——即使人家愿意养你，视你如自家人；更不可以反客为主，像杜鹃一样把别人的巢占为己有。喜欢的东西不一定要据为己有，可以用心里一根无限长的丝将它系住，然后走自己该走的路。当山渐高水渐远，千里栏杆拍遍，灯火渐阑珊时，蓦然回首，它还是当年模样。

所以我回到了小屋中。而我心中的那根丝还系在波罗的海。好在 Ralph 的网页上有他的教学日记，让我可以时常关注已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风帆学校。我注意到，在六月二十四号，也就是我离开的前一天，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珺把大约二百个学员的地址全部输入电脑，把我的屋子打扫了一遍，现在又去向“峭壁海岸”告别，寻找她的琥珀，观赏她的日落……六周过去了，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好的“Seele”。

不是简单一句“留下了个好印象”，而是用了“Seele”这个词。这个德语词我很难确切直译，它的意思是“灵魂、精神、心灵”。看见这个词的瞬间，我的眼睛模糊了——不说别的，单单为了这一个词我便会感激他一辈子。

我感激他们：对我热情接待、问寒问暖，教我识别花草石头，赠我琥珀手镯的善良乐观、八十高龄却浪漫情怀不减的 Ralph 之母；第一个与我同驾“海鸥”轻舟，把在狂风暴雨中小船上瑟瑟发抖、无处藏身的我让进船舱中，沉默寡言、一脸忧郁的 Klaus；

明知道对牛弹琴，仍不厌其烦对我解释风帆原理，一脸严肃教训我“做为舵手当别人可以四处张望时你也只能向前看”，与我同龄、总是一本正经的 Marc；由于我的不慎而被单杠粗的帆杠落下砸中头部却依然笑着对我说“没关系，换作我也会犯同样错误”，爽朗真诚的提琴手 Anne；不断故意惹我生气，与我斗嘴饶舌，却又请我吃冰淇凌、送我石头，夸我的歌唱得好，即将成为神职人员的机敏风趣的大 Tobias；告诉我化石哲理、飞翔感觉，写信以寥寥数语激发出我写作热情与信心，有哲人眼光、诗人气质，堪称典范的生物学者 Andreas；将自己有限的风帆知识全部认真传授给我，送我风车、跳跳球、肥皂泡，一遍遍点着我的鼻子祝福我，一遍遍告诉我“我真的太喜欢你”，任性可爱的 Kerstin；邀我与众人同去迪斯科舞厅，一直注意让我在人群中不被冷落，在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跳舞的时候，硬把在角落里观望的我拽进去同唱同跳，有男儿豪气的 Janina；风暴中沉着镇定指挥我们返航，因某夜的一个海上梦境来学风帆并从此把这作为一生热爱，勇往直前的理想主义者、学设计的清秀佳人 Katrin；“帆龄”比我不知长多少倍却谦虚表示要向我学习，在风浪里激动得大叫“珺，你真太棒了，我每年都要来找你一起风帆！”，率直聪敏、热衷运动的小 Tobias；和着“We are a family”的歌声，不声不响地与 Tim 单手相牵，突然将我托起在拥挤的人潮中，让我坐在他们手背上“高高”起舞，爱开玩笑、青春长驻的主教练 Maddel；非要赠我衣裙，硬逼哭笑不得的我换上，并推我到众人面前，自说自话地开心大叫“看我把她打扮得多漂亮！”，又在我离开的前天特地赶来赠我长毛绒海豚，永远热情洋溢的清洁女工 Uschi，还有她那总是老远一看见我就欢天喜地大喊我名字奔过来的漂亮小女儿 Sandra；把我从海水中托上高难度的 505 帆船，在大风大

浪中耐心一次次鼓励我从船舷上站起，令我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乘风破浪、展翅飞翔”，爱扮鬼脸逗我，正直仗义的风帆好手 Jans；十四岁便已有五年“帆龄”，对我高度信任，请我做副手配合他参加执照考试，被帆杠重击却不吭一声的勇敢少年 Peer；因我随口无心的一句话在中餐馆打烊后的午夜守信赴约，两次在街头与我偶遇，三次请我吃冰淇淋，用令我一知半解的德语倾倒心中苦水，质朴的在生活底层艰难挣扎的越南侍者 Long；主动陪我研究每日菜谱，与我黄昏散步，月夜泛舟，为满足我的浪漫情结接送我去泊在海中心的小游艇上过夜；最终帮我提包拎箱，搭我返程并拒收路费的热心耿直、孤僻纯真的五十岁考古学家 Wolfgang……

太多太多的人，太多太多的事，甚至连爱拍照，爱冲我笑，帅气十足而又会脸红的冲浪大男孩 Markus 所养的那条叫“Stella”的狗都是心动的回忆……

在那里，我同时为二十个人做过五道菜的中餐，令餐桌上的全体高鼻子蓝眼睛齐声击桌向我致意；我胆颤心惊地登上过六米高的活动窄梯去擦玻璃，令路过的人羡慕地对为我抢拍照片的 Ralph 说：“你真是开心啊，有那么可爱的擦窗工人！”；我也烤过脆皮鸭，修好过计算机鼠标……而这些，都是我主动请缨，平生第一次做的事情。我不仅做了，而且都成功了，赢得了别人的赞赏与肯定。谁又能相信，上大学前我不敢独自一人去坐公共汽车；在来德国前的二十五年里没有真正动手做过菜烧过饭。看过《阿甘正传》吗？如果你为那个故事而感动，那你就是相信奇迹的人。同样作为滚滚红尘中普通小人物，我不仅相信并且也正经历奇迹。

烟火，整天轻舟逐浪，四海逍遥。在那里，我学会了怎样靠自身的微薄重量使躺在海水中的船翻起身来，也在最不可思议的已经靠了岸的情况下大意落水。在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中，我经历了惊喜，沉迷，忘情，心醉，恐慌，退怯，愤怒，犹豫，尴尬，迷惘，……几乎所有情绪的起起落落，而最终又从中超越，看出生命的美好与神奇。



朋友们喜欢用“疯鸟”“小顽童”等词形容我。是的，我是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荒唐行为和满脑子“玩念”。来德一年多，课堂没进过几回，除了打工全是玩：没钱也省着玩，没时间也逃课玩，没人陪也背着行囊天南地北自得其乐……

北上神圣港——疯鸟行

五月十一日 星期四

一次北上神圣港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这两天真把我累坏了。想想吧，又要一个月左右不在家，还不知会有多少杂事要处理，又有多少人以为我失踪了呢。实在没空一个个通知，只好简要写几封信，拍几段 Video 发给一些朋友。收到一封 Hope 的来信，大笑不已。

From: hope

To: 吴珺

Date: Thu, 11 May 2000 21:50:23 + 0800

Hi! 琛，听说你又要远征了。本来，我对你如此忙碌不休的敬业精神是充满了尊敬。现在既然知道了真相，尊敬是再也谈不上了。如果你面对着我，就会发现，我血红的双眼中燃烧的就是两个字：嫉妒！（呜呼！我怎么就再也不能拥有如此逍遥写意的日子了呢？时也！命也！）

Sailing, 又何止是你一个人的梦想。朝霞中，与三五个好友各驾一叶白帆远行，乘风破浪，驰骋追逐，享受着激情与自由；累了，就静静躺在甲板上，随波逐流，倾听潮起潮落……唉，不能再想了，我已经受不了了。

对了，在海上得意的时候千万当心一点，尤其是当你这刚学会驾帆的菜鸟孤帆远征，在海上横冲直撞的时候，就算不为了你自己着想，也要为周围无辜的群众留一条活路吧。:) 还有，根据我在东海游泳得出的结论，海水好像不太适合解渴，远远比不上可口可乐那么好喝。我想，国外海水的滋味应该不见得比国内的美妙吧。

回来后别忘了给我写信，最好附上一张你离开海滨前拍的照片，让我看看波罗的海的海风和艳阳，能把你变成一个怎样的非洲人。当然，如果再附上一张你驾舟时手忙脚乱状的玉照，那就更完美了。

郑重声明：本人对大小姐您的上一封信可不敢存丝毫怠慢或不敬之意！电脑打出的字虽然整齐划一，却冷冰冰的少了一份人情味，哪比得上看着你亲手写出的字。说实话我更欢迎收到那种形式的信。不过我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一来太麻烦，二来怕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么多年来，我习惯于用电脑写东西，执笔写字的技能早已极度退化了。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祝你玩得尽兴！

又：我真心地为青莲居士感到惋惜，就因为他早出生了那么一千多年，结果错失了你这个红颜知己！

Hope